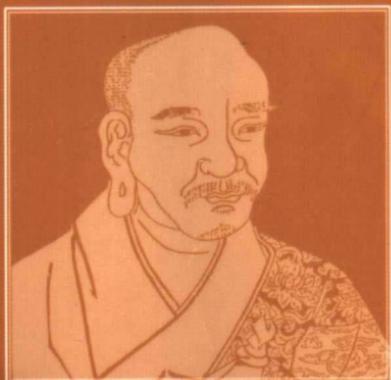


胡中才 著



# 安道释天弥

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  
依国主立佛法的倡导者  
佛门释姓的统一者  
中国僧制的首创者  
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的编纂者  
净土信仰的倡导者  
第一个佛经译场的组织者  
六家七宗之首“本无宗”的创立者

香港新世纪出版社

# 安道释天元

胡中才 著

新世纪出版社

## 弥 天 释 道 安

作者：胡中才

出版：香港新世纪出版社

地址：香港南丫岛宝华园 85 号 A 座二层

电话·传真：9822432

版次：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初版

印数：2500 册

定价：人民币 15.00 元

书号：ISBN962-497-574-6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# 序

作为一名宗教局长，能够发心学习和研究中国佛教传统文化，十分难得，尤其是对道安大师的生平和佛学思想进行深入全面探讨和研究，乃是其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致。

道安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大德，从他开始，中国汉土的僧众方才以“释”字作为统一的姓氏。大师主张“不依国主，佛法难立”的原则，他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。

成立于襄樊的道安大师研究会，全面挖掘和整理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，对于当今中国佛教如何适应新的时代，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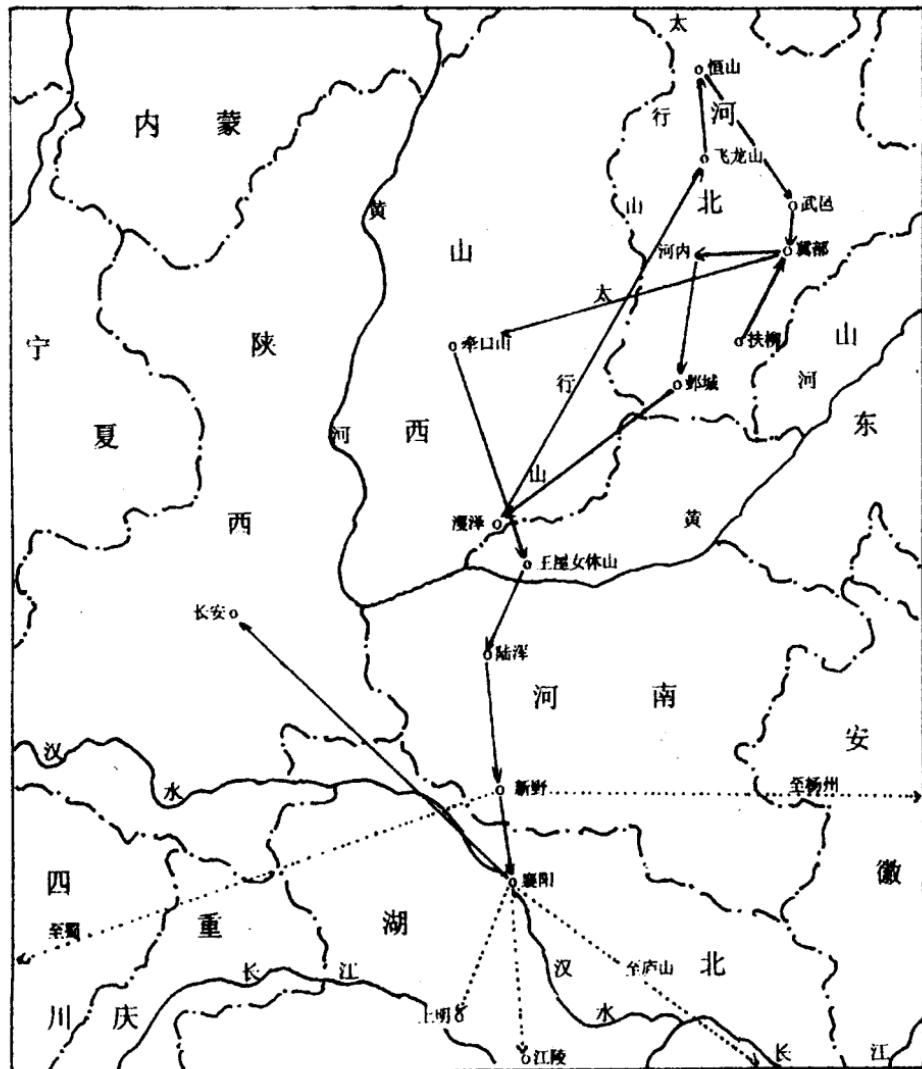
释本焕

(中国佛教咨询委员会主席、深圳弘法寺方丈、时年九十九岁)

释净慧

(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湖北玉泉寺、四祖寺、河北柏林寺方丈)

## 释道安弘法路线示意图



图例：—省界

→ 道安弘法路线及地点

江河

.....>• 道安分张众徒去向

# 目 录

序	.....	(1)
第一部分 道安生平		
求学拜师 立定志向	.....	(3)
四处避难 潜心修佛	.....	(17)
襄阳弘法 功垂历史	.....	(30)
秦晋之战 争夺道安	.....	(58)
长安弘法 再创辉煌	.....	(69)
光彩照人 业有后继	.....	(85)

## 第二部分 道安史实考

道安年龄考	( 99 )
道安弘法年谱考	( 106 )
出世启蒙时期	( 107 )
出家拜师时期	( 108 )
避难潜修时期	( 112 )
襄阳弘法时期	( 118 )
长安弘法时期	( 128 )
道安收徒考	( 133 )
道安弘法遗迹考	( 145 )
对河北、山西、河南遗迹的分析	( 146 )
襄阳地区遗迹的考证	( 150 )
对长安遗迹的分析	( 160 )
后记	( 162 )

第一部分

道安生平



## 求学拜师 立定志向

西晋时期，冀州安平国有个扶柳县（今河北省冀州市西南），  
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谓“常山扶柳”。而根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所载，常山统县八，并无扶柳；而安平统县八，有扶柳。应为“安平扶柳”。扶柳县有一户卫姓人家，这家世代都是颇有学问的英杰之人，在当地是一户很有名望的家族。

西晋怀帝永嘉六年（公元312年），这家诞生了一个男孩。这男孩额高头方，眼小唇厚，体黑如漆，形貌甚丑。左臂上长着一块皮，一寸见方，挂在臂上，用手捋一下，可以上下活动。肘的外部，有一块方形的肉，上有通文，时人称之为“印手”。这个形奇色异的孩子就是道安。道安是他后来出家为僧起的法名，俗名叫什么？史书无记载。

道安出生的年代，正是历史上称之为“永嘉之乱”的年代。西晋惠帝永兴元年（公元304年），匈奴族的刘渊称帝于离石，史称前赵。道安出生的永嘉六年，刘渊之子刘聪已经继任前赵帝位了。刘聪不仅“骁勇绝人”，而且“博涉经史”，“名士莫不与交”（《资治通鉴·晋纪·孝惠帝》）。所以，刘聪在中原的势力越来越大。就在道安出生的这一年，他将晋怀帝虏去杀害了。晋愍帝

建兴四年(公元316年),也就是道安4岁那年,刘聪之族弟刘曜,又将晋愍帝虏去。西晋的怀帝、愍帝两个皇帝遇难,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道安的父亲,也在这个期间被刘聪的军队所杀害。

卫氏家族遇到了灭顶之火。道安的母亲孔氏夫人再也支撑不起这个家了,她悲愤交加,一下子便卧床不起了。刚刚4岁的道安,扶着母亲的床沿,声声喊冷叫饿,可是孔氏夫人再也无力挣扎起来照顾自己的娇儿,只能抱着道安的头,相拥而哭。

正在孔氏夫人与道安走途无路的时候,道安的表哥孔先生来了。孔先生见到这幅凄凉的惨景,同样也是一阵心酸。孔先生一边给道安弄东西吃,一边劝孔氏夫人节哀。

孔氏夫人和孔先生一边诉说着刘聪、刘曜的残暴,一边诉说着怀、愍二帝的懦弱。孔氏夫人和孔先生都是佛教徒,她(他)们都认为这是“劫数”。孔氏夫人在绝望中又带着期望地说:“只有虔诚地信奉佛祖,才可能挽回这个浩劫。”

道安在一边吃着东西,一边瞪着他那小小的眼睛,像是听妈妈嘱咐似的,一动不动地听着。

没有多久,孔氏夫人便死了,年仅4岁的道安,便成了丧父丧母的孤儿,由他的表兄孔先生接到孔家教养。

道安在表兄家里生活到七岁时,孔先生把他送到乡塾里去念书。道安生就一副笨头笨脑的像儿,常常瞪着一双小眼睛,发傻发呆,塾师和同学都瞧不起他。

两年过后,出现了奇迹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,道安都能一字不错地背诵。无论什么书,只要是塾师教一遍,他自己再读一遍,就可以背诵。他这种“再览能诵”的才能,甚为“乡邻嗟异”(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),大家都觉得,道安日后必成大器。

道安十一岁时，塾师规定的应该读的古籍，他已全部读完了，并能写短简的文章。

大概是由于道安的母亲和表兄都信佛的缘故，道安很小的时候，对佛就很感兴趣。《名僧传抄》谓他少时就“迄于志学，邪好佛道”。他性好寂静，常独自一人静坐于室，神寄幽远。十一、二岁的道安，就考虑如何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“世间善法”进行补充完善。

根据《出三藏记集》、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记载，道安“年十二出家”。《世说新语》称道安“年十二作沙门”。就是说，道安十二岁那年，即东晋明帝太宁二年（公元324年），出家为僧了。对道安十二岁出家，有两种说法：一种是说道安自己要穷究出世的智慧，于是他转学佛法。自学一段时日后，苦感没有师长的点化指导，难以深入研究，于是就出家拜师；一种说道安十二岁那年，朝廷要挑选一些天才儿童，出家为僧，研究佛法，道安被挑选上了。根据《名僧传抄》谓道安少时即“邪好佛道”的记载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。不过，不管是哪种形式出家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道安十二岁那年，出家为僧了（《名僧传抄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也有道安“年十八乃出家”，“至十三出家”，“十一出家”等说，初考，多属误记）。

道安开始所到的寺院，寺名史书无载。根据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载，道安“至年四十五，复还冀部，住受都寺”。既然是“复还冀部”，就是道安原来曾在冀部住过。而道安在外出避难以前，拜过两个师，住过两个寺院。其中一个是道安跟随第二个师傅佛图澄住的邺中寺，既然没有说复还邺中寺，那就是回到了他住的第一个寺院。以此推论，道安拜第一个师傅住的寺院，可能就是冀部受都寺。“冀部”是旧时按察区域名，亦即谓分部按

察。一般州分两部，“冀部”可能就是现冀州方位。从常理上讲，道安十二岁出家，年龄尚小，出家也当在家乡附近的寺院。所以，冀部受都寺可能就在离扶柳县较近的地方，年仅十二岁的道安就近出家是合乎情理的（考证情况见后《道安史实考·道安弘法遗迹考·冀部受都寺》）。

道安出家所遇到的第一个师傅，法名无考。但“道安”这个法名有可能就是这个师傅起的。

道安出家之时，虽“神智聪敏”，但其“形貌甚丑，不为师之所重”。住持僧见道安那一声不吭的笨拙的样子，从形貌气韵上，没有看出道安的才学涵养。所以，他的师傅没有把他当作很有出息的儿童特意培养，而是把他当作普通孩童，同其他初出家的沙弥一样，“驱役田舍”（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）。

十二岁的道安，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天才。所以，对师傅安排他去田间劳动，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也就没有打折扣。他天天随农夫在田地里劳作着，年年月月，一干就是三整年。在这三年中，他“执勤就劳，曾无怨色，笃性精进，斋戒无阙”（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）。

道安勤勤垦垦，兢兢业业劳作了三年，觉得应该感动师傅了，他在劳作满三年的当儿，试着向师傅提出想钻研佛经的愿望。果然，师傅念他数年执勤就劳，任劳任怨，就随意给了他一本《辩意长者子经》，让他在劳作之余研读。

《辩意长者子经》是一部小乘佛经，全书共有5000字。“辩意”是个人名，是天竺国舍卫城中一个长者之子，辩意求教于释迦牟尼，如何教化世间之人做人，使他们死后能得到好报。释迦牟尼向他讲述了善恶因果报应的教义。

道安把那本《辩意长者子经》带到田陇里，在休息的时间加紧研读。他当天就把这本《辩意长者子经》背熟了。这就是道安

出家后研读的第一部佛经。

晚上，道安回到寺里，“以经还师”，请求师傅再给他一本其他的佛经。他的师傅批评他说：

“这本《辩意长者子经》尚未读完，怎么又要别的佛经呢？”

道安对师傅的批评，有点胆怯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自信地回答道：

“这部经我已熟读，还能够全文背诵。”

道安的师傅对道安的话虽感到几分惊异，却也未完全相信。就把《辩意长者子经》接了过去，又随意给了一部《成具光明经》。

《成具光明经》比《辩意长者子经》要长得多，有将近 10000 字。这是一部大乘禅经，是教人习禅入定的。道安仍旧带到田陇里，在休息时间研读，一下子又读完了。

当天晚上，道安又把这部《成具光明经》还给师傅，说：

“师傅，我又读完了，也可以背诵了。”

道安的师傅真感到惊奇了，他决意要考考道安。他手持经卷，要求道安把《成具光明经》背诵一遍。

道安毫不迟疑地把那部《成具光明经》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了。师傅听罢，大吃一惊，说：

“呵呀！原来是个天才儿童！真是‘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’，差点‘以貌取人，失之交臂’了。”

道安的师傅认定了道安是个非凡的奇才，从此一改对道安的成见，再也不让道安到田陇里去干活了，每天都让道安在寺院里读佛经。

当然，道安的师傅也没有完全把道安困在寺中，遇到与外界有什么交往之事，也常派道安前往，以此锻炼道安的社交能力。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僧先》就记载了道安在外出之时，与沙弥僧先“相遇於逆旅（迎止宾客的客舍）”。两人相见后，一起“披陈志

慕，神气慷慨”，正是因为两人一起诉说自己所向往的远大志向，双方都感到对方求知欲旺，进取心强，胸襟之开阔也非同一般。所以两人谈得依依不舍，临别时还互相叮咛：“若俱长大，勿忘同游。”

道安满二十岁那年，也就是东晋成帝咸和七年（公元332年），师傅为他授了具足戒。具足戒为“大戒”，是比丘和比丘尼必受之戒律。只有受了具足戒后，才算取得比丘、比丘尼的资格。这种资格也是独立传道的资格。

师傅觉得，道安在他那里，已经把他所有的佛经都读完了，他也没法再教道安了。而道安是个修持谨严而又天性颖悟的英才，再住下去，就埋没人才了，应该让道安自己在传道中增加悟性，或者找更高明的大德点化。于是，师傅就叫道安自由外出，四处参学。

道安受具足戒后不久，就离开他的师傅，外出参学了。他一路西行，逢寺便拜。在河内地区遇到了一个聪慧的少年，这个少年的俗名无载，后来出家后的法名叫昙徽。昙徽年十二，一见道安，就要跟随着道安出家学佛。道安并没有马上同意他剃度，而是把他带在身边，教他读书。这是道安出家后收的第一个徒弟，也是收徒时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道安四处参学，到了许多寺院，没有遇到合适的师傅。后来，就径直投奔大和尚佛图澄而去。

佛图澄是个外来和尚，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竺佛图澄》说他是西域人，《晋书·佛图澄传》说他是天竺（古印度）人，少年出家为僧。西晋怀帝永嘉4年（公元310年）来到洛阳，准备在洛阳建寺院，因为前赵刘曜进犯洛阳，京城混乱，又潜浮草野，

以观时局。据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竺佛图澄》记载，后来，前赵部将石勒“屯兵葛陂（今河南新蔡北部），专以杀戮为威，沙门遇害者甚众。（佛图）澄悯念苍生，欲以道（佛理）化（石）勒”，劝石勒戒杀。于是，到了石勒军营。自此，佛图澄就一直跟随石勒。直至石勒建立后赵，佛图澄又在后赵石勒、石虎都城弘法。

道安见到佛图澄时，正赶上后赵石虎迁都。后赵始建都襄国（今河北邢台县），石虎篡位后迁都邺城（今河北临漳）。道安“至邺入中寺，遇佛图澄”（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）。这时的佛图澄，已经是个百岁老人了。比道安年长 80 余岁。

佛图澄见道安第一眼，就觉得道安是个天才。他把道安接到方丈室，一个百岁老僧和一个二十三、四岁的小和尚，交谈得竟是那么投机，一谈就是一整天。

大和尚佛图澄同道安“与语终日”（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），谈了些什么呢？除了佛图澄了解道安的功底外，多是大和尚和道安探讨如何弘扬佛法。

石勒、石虎都是村野武夫出身，不通儒道。佛图澄对石勒、石虎宣讲深奥的佛理，犹如对牛弹琴。他为了使石勒、石虎相信佛教，尊重佛教，信仰佛教，就以道术感人和宣传善恶因果报应等一般教义的方式，赢得石勒、石虎的信任。从而达到他劝石勒、石虎戒杀的目的。

比如，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竺佛图澄》记载，石勒初见佛图澄时，就问：

“佛道有何灵验？”

佛图澄知道石勒不能明白深刻的佛理，正好可以道术来征服他。就说：

“至道虽远，亦可以近事为证。”

佛图澄取来盛水的器皿，烧香念咒，水中立即生出青莲花，

光彩耀目，“（石）勒由此信服”。佛图澄借此进一步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教义进谏石勒说：

“做为王者，应以德来教化众生，则四灵（指麟、凤、龟、龙）显出瑞祥。如果虐待民众，道就会消亡，妖星就会出现在天空。古往今来都有这样的例子。”

石勒听后心悦诚服，下令不再杀害百姓。佛图澄象这样劝石勒的例子很多。石勒建都襄国以后，立太学，选十人任教，令将佐弟子就读；令将帅俘士人、士族不得杀害，一律送襄国，设公族大夫专门管理。在政治、经济上采取一些改革措施，使后赵暂得安宁。这些，同佛图澄以佛理感化石勒，当有关系。

道安开始对佛图澄以道术惑人，很不理解，一直持反对态度。佛图澄就很耐心地给道安解释说：

“佛经云：‘若要建立正法，则应亲近国王，得其支持。’石勒、石虎是粗野之人，不达深理，可是，他们又为一国之主，如果他们不信持佛法，慈悲戒杀，那么，百姓就要遭殃。我以道术神通，令石勒、石虎稽首信服，是让百姓蒙益。然而，要深入佛法的究竟实相，必须研究佛法的义理。靠这些眩目的方术神通是不行的。”

这一席话，使道安明白，佛图澄到中土，是立志来弘扬佛法的，只是由于受当时中土条件的局限，才使他不能广泛宣传佛教深理，而只能以神奇的方术和善恶报应的一般教义来传教。这样，既使道安对佛图澄使用方术予以了理解，又使道安对如何传法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佛图澄门下弟子众多，亦有很多深达佛理之人，他们见道安“形貌不称”（[梁]释慧皎《高僧传·道安》），都十分轻视他。又见佛图澄那么器重道安，有的心中亦生嫉妒。而佛图澄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有一次，佛图澄对他的弟子们说：